

## 阿托斯利亚之船 2：海上占卜师

在阿托斯利亚的神迹出现之前，还上有一位只与“冥冥”沟通的少女，她背负了这样的厄运：凡是见到她真容之人，都不许尊敬她，且必须视她为灾难。

少女和船还没有哪个归属于哪个的关系，从布莱雅的港口，便宜的巨大炮台下，城墙上斑驳的苔痕爬上之初，她的肢体从砖缝里伸出来，卡在锁眼里的长发如同那些一个下午就占领整个港口的日影的浓苔，猛然就冒出来了。她的名字就叫做芙卢特吕，一个拥有十七岁少女身形的老姬。

一说是有人故意把她遗弃在这里的，她营养不良，却明显没有真正生活在码头附近，但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一条新闻是九月庭常有人把活不下来的人牲遗留在港口下面，于是没有人探查过她的身世。而且，确实有一批本地人非常肯定地认为她是从城墙内的青苔里长出来的，本地人深信不疑，认为她是妖类。

芙卢特吕靠着码头脚板下的柴禾孳息过活，但很快就听说她溜上了一艘商船，再也没有上岸过。在她没有出名之前，很多人说她又一个不小心被抓去做了人牲，被关押在某一座巍峨商船的底部，和偷渡客睡在一起，甚至还没有学会说人话。

事实上，芙卢特吕的确是生活在船舱的最底部，只不过和恐怖传闻中的迥异，她享受隐藏在黑暗中的感觉，她享受不见光也不透风的阴暗角落。

早晨，她和偷渡客一起分享着上层客人吃剩下的糟糠，当夜晚降临，她顺着船体，用游丝一样善于攀附的肢体溜进上层船舱，睡在客人丝绸床的底下，和黄油老鼠作伴。有时候她被客人拎着头发揪出来，船员就用板凳抽她的小腿和脚背，防止她再次出逃。

她是一个游荡在大船内部的夜魂，当他们想要把她抓住丢到附近的港口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抓不住夜魂一般的芙卢特吕，她逃跑的速度很快，她的身形

也完全隐形在任何一个可能容她藏身的黑暗角落。她骨瘦如柴的长相和近妖的身世总使平常人屈服于自己恐惧的镜像之中，有时候船员抽打了她的身体，留下一些乌青的伤痕，接下来的一个月，施暴者自己也会无缘无故地惴惴不安。

她的眼睛“镶嵌”在她突出的眉骨下方，深黑色的，亮着一点任何什么反射的光，蛾翅形状的眼圈是她脸颊上唯一的鼓起，而盯着她的眼睛，需要一点勇气和完全纯粹的心灵。

久而久之，没有人再去特意地寻找芙卢特吕，就像没有人特意再去清除码头上永远在生长的暗苔。一座城墙存在得久了，就会长出这样的植物，一个时代被遗忘得久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怪谈。

有史可查，船舱里的夜魂芙卢特吕几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断断续续地混迹在大大小小各种商船之上，也许在船舶交接之时，她顺着搭板飞跃到另一艘船的某个舷窗，或者她只是顺着海面上帆影遮蔽的咸腥海水，顺着被那海水一部分一部分侵蚀的吃水线，爬上储存着船底卡着鱼骨的舱底。那些连水手都不曾照顾的地方，那些储存着燃料和木夹的里舱，她渗透进腐烂的火药桶、被丢弃的船员垃圾站，和一大箱空的兰姆酒瓶挤在一起，有时候剑鱼的头部撞击船索的声音会把她弄醒，然后迷失在下层船舱内水手的狂言乱语中。

来自莱特尔、九月庭的水手，夜晚，他们刮下的胡须沫顺着船板渗下去，和松软的烂木板结合，变成水汽滴下来，滴在她的脖子中间，分成两股可怜的水线，黑暗中她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离鼻尖不到半尺的船板，十五岁到二十二岁，她蜗居在那里完成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启蒙。男人、女人、船工、客商，他们的体液都有不同的味道。

当她向不同的偷渡客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少次被询问过关于濒死感的话题，那些暂时几个月不能见到阳光的人说陆地上的人会将死尸放进长条木箱里，这样会防止尸体过度膨胀分解，现在舱底的生活环境与之类似，相反，芙卢特吕

说自己从来没有相同的濒死感。

“婴儿在子宫里汲取营养，逐渐由胚孕育成胎，同样，子宫的空间也愈发缩小，在破瓜而出的那一刻，他是否会体验到那种濒死感呢？”

她没有见过那种死亡的方式，或者说，她自己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见到了自己的死亡的方式。

“我会因出生而死，我是布莱雅的新码头孕育的一颗胚胎，整个海面是我的胎盘，我不会像那样在陆地上平凡的死去。”

“怪不得传说都说你是一个怪物，你说的话……你都让我们大家感到恶心和恐怖了。”

由此，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用无端而恶意的好奇心证明了那个关于芙卢特吕的传闻，“凡是见过她真容的人都视她为灾难”。

“那您告诉我，偷渡客们，”芙卢特吕双手遮住自己的脸，露出她因为常年不接触阳光而闷得发青的嘴唇，在那岌岌可危的上唇中央有一颗颤抖的唇珠，顿时，她可怜得惊人，“您告诉我怎样才不能让大家都觉得我太过于恐怖？我还不想远离这个地方，那么，在岸边走过的聪明人，您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说出真相？”

“在陆地上只有一种人，在她说出真相后，不会令和她直面的人陷入那种感情之中——您说的，可以足以耐心听完真相而忍住不要走的，那就是占卜师。”

“对，是占卜师…”一些和她相处得好的偷渡客回答道。

“对，芙卢特吕，你应该成为一个占卜师，这样你就永远也不用去船舱里偷东西吃了，你的客人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偷渡客开始饶有兴致地劝说芙卢特吕去当一个占卜师，此职业在港口一带兴盛起来，得益于一种鱼怪的灾难。

这是一种极其柔软而富有力量的鱼怪，它有八根粗壮的软臂，那些软体的表面就像将一个久患鼻窦炎的鼻腔内部放大数百倍，于是硬刺刺的黑毛和深凹的空洞都流淌着从海底快运来的垃圾，比如海难者的肢体和破铜废铁，在那软体海怪还能看得见的时候，那些垃圾通通流淌着黢黑的臭液，然后八根软臂一齐把船裹进海里，就像擗掉一块木渣，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它快到让人来不及品味到这是一场悲剧。

鱼怪几乎吞噬了海上近乎四分之一的船，最著名（不可原谅）的是九月庭派往布莱雅的白将军号。一时间，九月庭的商船减少了一半，布莱雅港口的经济形势因此受挫。

当然，承接上文，海怪灾难的缓解得益于一个职业的出现，某一天，乾魂的商船上走出来一位占卜师。

占卜师依靠“算筹”和乌龟壳就能卜算出海怪出现的时间，推算一艘船的航行是否一帆风顺。

在布莱雅，一些依靠海岸为生的占卜师行业兴盛起来，其次是乾魂，再后来是九月庭，每个地方的占卜师都各有其擅长的方面，也当然有不同的占卜方式。

比如乾魂的占卜讲求一种修炼之境，而九月庭的占卜师在这个职业广泛兴起之前通常遭人诟病，甚至还有专门的火刑来处理这些通灵者，这些境遇赋予九月庭的占卜师一种隐士的精神。

布莱雅的占卜行业则一直依靠着星语的奇妙力量，他们和自然相处，也向自

然求索，他们不将占卜作为神秘不可言说的学问，而只是认为占卜本身就没什  
么大道理可以讲，那不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那是大海自己告诉我的，今天  
不宜出海，不然会被海怪吸进海里的”，布莱雅人如是说。

他们甚至认为海怪是世界树延伸出大陆板块之外、从海底的山脉伸出来的树  
根，因为那些商船向大海倾倒了太多垃圾，破坏了布莱雅的自然生态。实际上他  
们一方面用这样的传说恐吓着外来者，一方面又不得不把自己最深处的港口露出  
来，让北方各国肆意地深入，贩卖给他们那些方便的新式垃圾。

对于这件事，芙卢特吕的看法是布莱雅式的。她完全对于海怪事件频发与占  
卜师的兴起保持开放态度，任何观点她都能听进去，并吸收到她的脑子里去，生  
出一个新的观点，很快，她对于这个话题变得非常健谈，她还接着向自己的偷渡  
客朋友们谈论了关于占卜师和海怪的关系。

那一段时间，芙卢特吕发现了一个机会，一个让她得到令整个世界的风都朝  
着她生命意义的帆倾斜的机会，而她所需要做的事，就是第一次真正地回到岸上  
去，她在海上学过的所有世故道理都要被暂时地放在胃里，在她流传版本的传记  
中写道，她不得不在海滨呕吐了两个月，直到把整个海岸线的前世，远古的瘴气  
和海洋的唾余，在她二十二岁的身体里，发生了轰动生命的一场海啸。可惜布莱  
雅人没有记录这段历史，他们至少应该记录到，一个伟大的占卜师借助这奇怪的  
躯体诞生在未来的风暴之前。

芙卢特吕于是上岸了。

她找到码头上行脚的商旅和掮客、一些开发橡胶林的和气贵族、一些不能白  
天出现的中介，多方考证得到的信息是——有一个五十年来从来没有算错过一件  
事的占卜师，多斯克·明肯明克斯·巴巴托娅·阿托斯利亚已经出现在这里。

她决定去拜访这位占卜师大拿，并成为他的学徒，阿托斯利亚的学徒已经有

一千零一个，成为他的徒弟需要以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交换，你可以看见他的徒弟里有秃头、独耳和断趾人，要向他学会这门占卜的学问，必须要付出的是残缺的代价。

“我五十年来没有算错过一件事，你要想学会这门艺术，要先想想你有什么可以献给神圣隐秘之学？”

“这必定会使我的身体变得残缺，难道这说明，在身体变得残缺的那一刻起，未来就已经是改变的了，我认为，那不是真的隐秘之学。您是一个可耻的、嗜血的骗子。”

这种争论无果，于是芙卢特吕和阿托斯利亚以立下十年的赌约，约定在十年之后，如果芙卢特吕的未来没有被阿托斯利亚的占卜所改变，那么芙卢特吕必须成为阿托斯利亚的“人香”。

“你将悔恨地被我做成一根长约四尺的油脂，静默地等待自己永恒的生命燃烧殆尽。就像码头永恒的落日，痛苦而绝望地尊崇着我的艺术，为你的孤妄付出比残缺的身体还要严重的多的代价。”

芙卢特吕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心灵残缺的占卜师，她继续并且更加渴求地打听着一切。

接着，芙卢特吕又踏上寻找成为占卜师路径的旅途。

在一棵树的影子下，她找到了她的母亲，或者说，是母亲们。她看见一团女人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挤在一棵已经腐烂却实在巨大的榕树下，有三四个女人怀里抱着长满痘疹的婴儿，那些痘疹每一颗里都封锁了一滴发光的岩浆。

在一瞬间，她们不能哭得比婴儿更大声，于是更多的悲伤涌进了芙卢特吕的

耳朵里，她仅仅是盯着那一团女人苍白的面颊，就感到一阵振聋发聩。

夜色和驱赶着她们的龙蝇把这一团女人挤成摇晃的结，在和她们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芙卢特吕了解到他们的丈夫在不远的村庄举行了一种仪式，从此那个她们曾经生活的村庄不能再对她们开放，她们本来可以远行，但怀中那个滚烫的婴儿使她们不得不在夜里停下来，依靠着这棵快要腐烂的大榕树。

在那团母亲的怀里，芙卢特吕做了她有史以来第一个预知梦。

她醒来的时候，浑身上下也长满了那种痘疹，难言的痛和痒好像把她的皮肤勒住了，她的语言变得那么感性，这使那些女人不得不感到绝望。但在听说她志在成为占卜师之后，其中一个女人问道：

“尊敬的占卜师，可爱的小姐，请问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健康起来？”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到你们变成一团涌出的岩浆，直到那黑色的岩石再不能锁住你们的身躯，你和你们手里握着的婴儿，全都变成一团红的发亮的岩浆，膨胀了数十倍，直到把这棵老榕树彻底淹没。”

“那我们的村庄呢？”

“村庄永远都会是村庄，只有村庄。”

女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叹息，后来，她们又开始安抚着因为浑身发烫而不得不怪叫的婴儿。

她感受到一种来自于母亲的关怀，但她的母亲是谁？她会说，芙卢特吕的母亲是一座布莱雅的码头。

于是芙卢特吕带着一身痘疹离开了她们，她经过了两个黄昏，还有一座沉默的黑色山脉，她在大地上走了很久很久。

她身上的痘疹越来越大，几乎占据了半个身体，她想，她现在可以算做是残缺的了吧。

她在行走时，痘疹不断破裂开来，流出滚烫的血，那些血流过的地方，又长出新的痘疹。她濒死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一天晚上她以为自己掉进了牛的胃袋里，她一点点被这恼人的疾病反刍、咀嚼，她感受到从出生以来最痛苦的折磨。传记作家并不能向你描述他的主角是如何在这种痛苦里振作起来的，只是芙卢特吕身体上的这种痘疹病，曾灾难性地在布莱雅的开放时代爆发过，这种病是由九月庭传过来的热病，但是当时布莱雅人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恐怖的病症。当时布莱雅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曾经感染上这种令人求死不能的痘疹病，有一半的人坚持说，那长达十年的痘疹热中，布莱雅的黄昏持续了整整三年。

芙卢特吕很显然是在那些母亲的身边感染了这种痘疹病，她身上的痘疹和那些婴儿身上的一样，她再也不能感受到那种寒冷了。她想明白什么叫预言的时候，预言已经开始发生了，在因为浑身发烫而昏睡过去的无数个夜晚，她也做了无数个梦境。

她又梦见自己被一头巨大的公牛吞了进去，在它的四个胃袋里被囚禁。

随着公牛的反刍，它的胃袋里涌入聊胜于无的氧气，她被迫用嘴对着牛的肠结，跟随着公牛的呼吸而呼吸，难以忍受的腥气和恶臭随着那氧气扑面而来，湿润的、腥臭但滚烫的、稀薄的……胃袋分泌出的黏液先开始给她带来一种慰藉，后来她发现自己的皮肤和那些黏液粘连在一起，胃袋的空间也越来越挤迫，她不得已缩成一个卵形。她的四肢和关节没有缝隙地被压在一起，那些皮肤相接处都感到紧绷和微微的疼痛，她的皮肤变形又被迫整合成一个弧面，这让她感觉自己

随时会爆裂开来。

在那段时间里，芙卢特吕没有办法进行治疗，也没有办法用舌头述说出那种令人不适的梦境。

她感到一种庞杂的孤独，每一天，她都用被痘疹堵住的哑喉咙尖叫上万次，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沉睡或者漂浮在海上。

亲爱的读者，我要告诉你的是，芙卢特吕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一样这么孤独，您应在之前她的一言一行中敏锐察觉到芙卢特吕的特立独行、孤高和怪异，但其实如果您仔细回忆，会发现她无疑是受欢迎的。无论是在船舱的船员和偷渡客之间，还是在码头上行走的商队和三教九流之中，甚至在女人中央，她都曾受到很多友善的对待，她不被很多人理解，但却幸运地收获着普通大众的喜爱，但是在她得痘疹的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搭理她，她内心的孤独是那么磅礴也那么安静的，她渐渐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

芙卢特吕时常出没在没有人物的阴暗角落，静静地看着那些健康的人背着水瓶在大街上行走，服装各异的商旅拿着图纸在工坊前交谈，她静静地盯着一百个人的脸，用白天的时间记住他们将要发生的命运，又用一百天的时间来验证或者忘记。

她再也不爱说话，也不爱帮助别人了。在别人的热闹欢腾中，她看见的是另一种冷漠。她的自我意识变得过剩，她叛逆地瞪着每一个人，试图让那些看到她的人厌恶她，好像这样就能离这个世界远一些，再远一些。

但身上的病痛依然将她和这世间隔开来，她不能触碰到任何实物，她不能感知到自己。

芙卢特吕成为了一个奇幻的角色，她在梦境中，在一次次窒息中认识她自己，

又在一次次凌迟般的痛楚中反复证明肉身的幻觉。

终于有一天，她头顶的痘疹也破裂了，红血顺着她穹顶般白皙的前额流下来，像瀑布一样浸润了她的眼睛，从从天到地，她眼前的一切垂下一条血红色的、无边无际的血帘，她的眼珠从里到外被血浸染了，她的整个世界也变成了干净透明的血色。

血瀑布从头顶流到眼眶里，盛满后又溢出来，在脸颊下方和膻中，从股间到脚趾之间，线汇聚成面后又嘀嗒、嘀嗒地砸向地面。

这使她微笑起来，这让她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变成了霞光沁染般的柔和，美丽的玻璃尖顶和石头垒成的大门，那些玫瑰染色的桌垫和天空中被抛下的药汤浮沫，在降临之前都先悬浮在她眼球上方，她看向哪里，那些景色就跟随着她的目光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上，随之而来，她身上又痛又痒的禁锢消失了。

她的痘疹像汗液一样挥发，在她身体上遗留下蒸发后的点点滴滴的凉。

她的病痊愈了。

她从阴暗的角落站起身来，满脸的血快要把周围的人吓跑，光从她的脚趾开始蔓延到膝盖，笼罩着她裹着身体的那块织物，在感受到暖意之前，她先看到了自己曾经所作但没能说出的预言发生——一头公牛，就在她的脚边，身上布满了痘疹痊愈后的坑印——正在舔舐着她流到地面上的血迹。

那些血迹干涸后，变成一种正在消逝的浅紫。

她从那一滩干涸的血迹中看到了那些她曾经默默预言过的人的影子，她看见一个老的不像话的人正在等待着她。

芙卢特吕和这头侵入她梦境的公牛和解了，她用一根腰带系着公牛的脖子，一人一牛继续在布莱雅的大地上行走着。

公牛得过一次痘疹，所以他痘印上的血能治疗正在发痘疹的许多病患，芙卢特吕每当看到得这病的人，就会用小刀取一滴公牛的血涂抹在病人的嘴唇上，不出十天，病人身上的痘疹就会慢慢消逝。

她们一路走去，救助了不少痘疹病人。这是芙卢特吕陆地上做的事情当中最伟大的一件。

有时候，芙卢特吕依然能够回想出自己忘掉的那些预知梦，那些陌生的脸庞链接着梦中的一个具体的命运，飘渺的好像在另一个世界行走的影子，她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只要她需要，可以随时从命运海里取出一瓢水。

但她的沉默寡言一以贯之了，她确实不再主动和大家说话，除了那头不能回应她的公牛。

这是一件悲哀的事，当占卜师不能够再说出预言的时候，是因为她明白说出来和不说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人们不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和顺从自己的命运，结果都是一样的。

五年后，她觉得自己应该相爱了，然后疯狂地投身于一场爱恋之中。

平凡人的爱恋都有一个具体的对象，然而芙卢特吕的爱恋是出于她无法解脱的孤独，她爱上了一个老占卜师。

这位老占卜师曾经是阿托斯利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那个只收残缺之人为徒的有名望的占卜师）的仆人，当然，他为了阿托斯利亚献出了他的五十年生命，所以他比和他同龄的人要老上五十岁，这无疑是悲惨的，因为他并没有在

阿托斯利亚那里获得值得这五十年寿命的知识——他可以仅仅通过拍一拍孕妇的肚子，就能知道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是男还是女，倒也在当地有不少的生意。

他同样回应着芙卢特吕莫名其妙的爱意。

他冰冷而苍白的胡须上挂着一百五十颗草莓的籽，他的肌肉衰弛而干燥，芙卢特吕喜爱躺在他的怀里，有时候，老占卜师也充当着芙卢特吕的父亲。

他们的爱是纯粹的但不完美的，老占卜师的手指关节常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拥抱着芙卢特吕就像拥抱着一汪清澈的泉水，他们互相占卜着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

比如一片农田的丰收或者是一朵云挤不挤得出雨来。

有时候，老占卜师的眉头中间会长出一滴露，芙卢特吕充满温情地吻着那一滴露水，好像那一滴露水是她唯一的家。芙卢特吕悲伤地问他这一滴露产生的原因。

老占卜师便抱着她换一个姿势，然后看着布莱雅大陆中间的方向，那个地方，每一个布莱雅人都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那是所有人的脐带相连之处。

芙卢特吕认为自己爱着老占卜师，她爱到如果老占卜师因为寿命将近死去，她亦会随之死去，就像她曾看见过的无数中结局一样。

“我爱你，芙卢特吕，没有人不爱着你，你是我肩膀上炸出的一枚骨生花，芙卢特吕，我如之前一万次呼唤你一般呼唤着你所有的幸福到来，天空又要垂下来了，如果你看到的世界是血红色的，那么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

“芙卢特吕，我们每个人都苍老了，我们一出生就老得不行，而你，我感觉

到，你正在一点点变得年轻，你看到的世界总是自我净化后呈现在你眼前，我爱的人，我看到你是一个二流角色，但你也像一个英雄一样躺在我怀里。你对别人又善良又批判，你对自己又珍惜又损坏，我看到你在镜子里呼吸，但我却在一点点的呼吸中模糊了，啊，芙卢特吕，我的爱人，告诉我，布莱雅的命运是什么？如果我死了，让你的公牛吃了我，那时候我没有触觉了，但我的灵魂就可以理解你了。”

芙卢特吕看着老占卜师一点点衰弱下来，随着老占卜师呼出最后一口气，他的胡须顿时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他整个人看起来如同熟睡的贤者。

公牛拱动着柔软的身体，那具身体却失去了所有和这个世界有关的联系。

死亡是所有其他活人的死亡，只有死亡的那个人是他自己的。

芙卢特吕身心俱疲地离开了爱人的尸体。

她走了很远后，守信的公牛没有跟上来，那一头因为输血而伤痕累累的公牛，和她命运的爱人合而为一。

她趑趄地行走在这条路上，那一天，天空中下起微弱的小雨来，老占卜师的身体好像膨胀得比这整块大陆还要大，她好像行走在那个藏了一百五十颗草莓籽的胡须中间，被爱人的身体包裹起来。

芙卢特吕又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孤独行走的占卜师。

她朝着爱人所指向的大陆的中心走去，她疲惫不堪，好像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刮走。爱人死后，她每前进一万步，就要在夜里后退五千次，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条摇摇晃晃的船舱底部，她怀恋着偷渡客们隐秘的笑声。

她比以前软弱，因为更加害怕死亡。

这种软弱带给她对于人性的智慧，她一下子开了窍，一下子就能从客人的眼神中明白他们在想什么，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很简单，所以与此同时，她的卜谕却越来越准确，她每次走到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来找她占卜。当然有一些技巧是跟老占卜师学的，他教会她如果看见商人就说对方要经营不善吃大亏，要是看见学者就说东边有灵感，如果看见船员就说说海上的天气，如果看见农夫就说之前哪个商人找自己占卜过财运……再加上一些营销技巧，很容易就能把未来的事情说准确。

芙卢特吕万事亨通，占卜有如神迹。她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在这一切名望的背后，那个阿托斯利亚说过的赌约却突然出现在她的心里。

阿托斯利亚说十年后她的命运如果没有被他所改变的话，就要把芙卢特吕做成一杆人香，却忘了说评判命运的人到底是谁。

当她见到阿托斯利亚的时候，那个颇有些本事的占卜师已经富贵而肥胖起来了，他的残缺的几个徒弟拱卫在他身旁，他宽大的占卜袍子上画着日月星辰的分布和各种有灵气的药草，他的头发很长，他的皮肤如果展开来，一定能铺满一整个港口。

阿托斯利亚已经不记得她了，芙卢特吕不得不重复一遍以前的事，才看见阿托斯利亚眼中露出了悟的微笑：“你是说十年前你那个荒唐的质疑？哈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在你走了后的十年，我依然没有算错过一件事！”

“是的，您是最伟大的占卜师。”他的几个残缺的徒弟回应道，“我们的老师阿托斯利亚，已经成为和神灵媲美的占卜师，待会儿你就明白了，我们老师的伟大和智慧，是你这种人没办法理解的。”

芙卢特吕看着他的傲慢，同时也看见了他引以为傲的力量，她忽然间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十年前，她也许无法说出看见阿托斯利亚时那种奇怪的感觉，但现在她经过了无数人群，看到了无数个人的命运，通过那些另一个世界的影子，她能偶尔看到那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投影。

“我愿意牺牲生命来制造你的错误，”芙卢特吕失望透顶，她漠视着面前这个丑陋的生物，这个臃肿而平庸的造物，这是她这辈子看见过最残缺的一个可怜的灵魂，“我愿意变成一杆人香，但在此之前，我要求你把自己的双脚泡在海水之间。”

“你没有资格要求我这样做，这个世间的财富和欢愉，我还没有享受到满足。”

“那我的死将会让你的欢愉达到极致，”芙卢特吕忍住住想要呕吐的冲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阿托斯利亚泼了一瓢海水。

“不！”

阿托斯利亚的身躯沾染上海水之后迅速灰败且扭曲起来，他还来不及遮住自己的脸，八条足有十尺粗的触手从他的胸口争先恐后地爆裂，在眨眼间占据了大半个港口，一种难言的排泄物的腥臭瞬间充斥着半块天空，他周围那些可怜的徒弟也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开好几米远，在阿托斯利亚的肛门处冒出一个浑圆硕大的肉瘤来，那一颗肉瘤上长出数十个粘着血色黏液的丑陋眼睛，还没有等码头上所有的人和他所有的信徒反应过来，这一坨难以形容的巨大的污秽生物便穿插着人类阿托斯利亚的四个肢体向海里流去，一点点朝海水里仓皇逃窜了。这个怪物所行之处拖着一条长长的酸臭的黏液，在那些黏液包裹的奇怪肉块中，有不少是他信徒奉给他的断肢和残缺的器官，那些还没有消化完全和消化了一半的人肉碎块和那丑陋八爪怪物的黏液一起在流动着，散发着久久不能散去的臭雾。

然而那些信徒甚至没有胆量从哪些排泄物中找到自己的肢体，在这诡异的

景象中，港口上所有的人带着既好奇又恐惧的神色看着那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占卜师化作的那个数年来缠绕着海客们的噩梦，那条损坏了无数船只的海怪的真身。

“阿托斯利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算错过一件事，”的确如此，因为他即是灾难本身，他即是这么多海难的罪魁祸首，只有厄运才永远不会出错半分。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再没有听说过任何阿托斯利亚的踪迹。

而芙卢特吕必须因为揭发这个真相搭上自己的生命。她必须如同誓言中那样，变成一根“人香”，为自己当时的冒犯付出代价。即使是这一件事情，阿托斯利亚也没有算错。

她心中面对这命运的结果，充满了平静，她在三天时间内完成了生前所有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她发现所有人要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三件。

第一件，她将自己所有占卜得来的报酬都花光了。

第二件，她去看忘了她的母亲们和她爱人所葬身的地方，那头公牛依然徘徊在那儿，困惑地盯着她的眼睛。

第三件，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伤疤和污渍洗干净，换上一件紫色的占卜袍，在她面对镜子的时候，不至于认错了自己。

然后，她赤脚行走在通往世界树的地方，她往世界树的方向望去，眉心就自动出现了一滴露水。

布莱雅的神树，所有人脐带的始源之处，一棵撑开天地的巨大的树，永远亘古地站立在大陆中央，像一个敞开的怀抱。

第一批布莱雅人靠着树上的露水生活，他们捡起地上的世界树之叶，开启了布莱雅文明。

第一代布莱雅人依靠着星语和自然对话，他们自给自足而遵循万物守恒，从世界树之下走到这片大陆的没一个角落，甚至在那些树冠还没有延伸到的地方，不，他们仍未能走出树冠还没有延伸到的地方，他们所见到的一切，都被这棵强大的本源之树包容了。

部落星罗棋布地在这片大地上野蛮扎根，他们喜好和平，追求自然，珍视着自然赠予他们的一切。

第二代布莱雅人走到了海洋，这另他们感到慌乱，因为海平面苍茫无际，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树的呼唤。

但那仅仅是呼唤，他们不能分清世界树是让他们回头，还是让他们别停下脚步。

码头的建立为布莱雅带来了长久地繁荣，文明和文明的碰撞使布莱雅人感受到不同的欢愉，九月庭的辉煌，莱特尔的勇敢精神和乾魂的深远，异国飘来的浪漫香气另布莱雅人沉醉其中。

老占卜师曾经问过她布莱雅的未来，但其实她早就看见了布莱雅的未来，在第一个预知梦那里，那是关于世间所有万物的预知梦，那是一切的起源和一切的结局——母亲的怀里抱着的婴儿，他们身上布满了喷薄而出的岩浆，那些岩浆很快就涌满了整个天地，遍布所有地方，毁灭一切造物，只有村庄，依旧还是村庄。

布莱雅也终究被卷入那些婴儿体内长出的岩浆里，但世界树葆有永恒的无情的慈悲，既不阻挡着她的孩子们，也绝不帮助她的孩子们，她只是永远地荫蔽着

这片大陆。

芙卢特吕走到树的中心，已坠入无垠的树根地狱，那些盘根交错的隆起的巨大树根把方圆几万里的地表覆盖，从星球内部吸取着足以让树冠高耸入云的一切——她看见那些渺小的层云就漂浮在树干中央。

从第一代布莱雅人离开这里开始，就没有人敢靠近这片区域。

因为从地底爆出的树根地狱中，隐藏着无数黑暗，那些还没有被人所能认知的生物，牛虻一样汲取着世界树的养分，在黑暗的地底活动着的，是后来祸兽之乱的端倪。

从天上不断降落下房顶那样大的金黄色树脂，不知封锁着多少生物的亡骨。

世界树之下的这一片奇谲瑰丽的地狱，撑开世界树上方有如天堂一般的巨大绿冠，上方和下方形成了同样摄人心魂的对比，布莱雅人热爱选择在这里死去。

或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金色树脂封印，或献身于那些不具名的兽类，或仅仅只是成为世界树的养分。

布莱雅人不能再明白，要如何正确地迎接死亡。

芙卢特吕选择了一根蜷曲着向上扬起的树根，她看到那根树根以更猛烈的冲劲朝着地下扎去，她对这种冲劲感到满意。于是她静静闭上眼睛，等待着树脂封印自己的死亡，然后被做成一根“人香”。

她看见上方有一滴那么大、那么亮的一个泪滴形状的金色树脂，从天空中优雅地飘落下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眼睛里的血色终于干涸了，她说不清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被氧化了，那些血色变成她刚刚痊愈时看到的地上的血渍一样，是淡紫色的。

树脂温柔地包裹着她，她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好像被托举到世界树的上空，她身体的每一个不曾被温柔抚慰过的角落闪闪发光起来，微小的气泡从胸腔中流出，树脂缓慢地填满着生命的褶皱，充分地理解了她、温柔地接收着她。

“芙卢特吕，我的爱人…”年迈的老占卜师牵着一头公牛，从她的额头上走过一个世纪，然后她终于明白了老占卜师眉心那一滴眼泪的含义。

“世界树，你是我永远的母亲、永远的父亲，我命定的爱人……”

“芙卢特吕，布莱雅会变成什么呢？”

即使如此，我也会永远拥抱着你，你永远在我的怀里，我永远的孩子，我命定的爱人……

世界树朝她这样回答道，“而你，占卜师，你是我延伸出去的根，你是大海上我的影子，我赐予你永远不死，永远的神性，永远的慈悲，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厄运。”

“我想，我已经知道厄运的名字了…”

那么去永远地航行吧，代替我，成为世界树延伸到海底的树根，成为厄运的转达，永远不要再回到陆地上来。

芙卢特吕在树脂中睁开眼睛，她淡紫色的眼球中央飘起一个透明的气泡，那是一滴被封印在树脂中心的眼泪。